

歷史與空間

中西合璧的南潯江南宅第

浙江省著名古鎮南潯，位於太湖南岸，緊鄰江蘇省，離東方國際大都會上海僅一百來公里，地理位置優越，水陸交通便捷，通往上海的高速鐵路貫通後，半個多小時即可到達黃浦江畔。

南潯歷史上以盛產優質絲綢著稱，曾經富甲天下。絲綢商人為了做生意，經常來往於十里洋場的上海銷售絲綢產品，還有不少富商在上海置業。頻繁的經濟活動和人員往來，給南潯帶來了西方現代文化的直接影響，使這座近千年古鎮較早浸潤於西方文化氛圍之中。

南潯的水道遍佈全鎮，各色橋樑星羅棋佈。直通上海的河流舟楫縱橫，貨運繁忙，畢竟水運價格比陸運低不少，經濟實惠，此河當地喻稱為東方小萊茵河，可見西方文化對南潯的影響。當地老式民居，大多是傍水而築的中式房舍。著名的百間樓，就是在河兩邊建起的連綿民居，新穎而美觀。2001年中國郵政部門發行《水鄉古鎮》特種郵票一套，全套六枚加小本票，其中南潯鎮的一枚，圖案就是百間樓。但南潯住宅不都是中式老宅，還有多座規模宏大的中西合璧豪宅，為江南水鄉各鎮裡所僅見，稱得上是近代中西合璧的江南宅第建築藝術大觀園。

其中，最有氣派的是南潯懿德堂，又稱張石銘故居。

張鈞衡（1871—1927），字石銘，南潯之大富商，在江、浙、滬均擁有巨大產業和金融機構。他做生意精明強悍，文化品位也很高。張石銘祖上曾在家鄉南潯營造大宅院，上世紀初葉到他手裡，遂投巨資進行改造擴建，取名懿德堂。此宅佔地面積六千多平米，建築面積達七千多平米，真是煌煌巨宅，當時無人能比，時隔百年，今天在中國古代小鎮上也極罕見。

懿德堂全宅五落四進，擁有中西各式樓房240餘間，實屬巨宅豪門，別說是在鄉間小鎮，即便在大城市也並不多見。張石銘不惜重金投資家鄉豪宅，足見其對自己家鄉的重視和熱愛。

民國初年，宅主就請外國設計師，在大

宅裡面，設計一個精緻典雅、全盤歐化的宅中宅，在一片風火高牆遮擋的大宅後院，一座美麗獨特的西洋樓巍然矗立，引領一代之風騷。此洋樓整體為巴洛克風格，全部模仿歐洲同類樓房、按歐洲標準精細築造。建築材料許多從歐洲涉洋運來，不惜工本。二樓有弧形陽台，配以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鐵花欄杆。但宅主也並非全部照搬西洋文化，同時融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，如門牆上的浮雕圖案，就將西方的忍冬花花紋，與中國傳統的葡萄、牡丹花花紋和諧地組合在一起，把中西藝術融為一體。小洋樓大廳是一個西式舞廳，設有化妝間、更衣室，並建有西方常見的壁爐。舞廳雖不太大，但地上鑲嵌着全套的法國瓷磚，平整光滑，是西式舞廳的標配。100多年前的中國，不少中國婦女還裹着三寸金蓮，卻可在光滑的法國瓷磚上跳歐洲華爾茲圓舞曲，現在想來實在是中國鄉間奇觀。不僅在小洋樓，在其他院落的長窗上，都使用了不少從法國進口的彩色玻璃，一百多年過去，這些玻璃沒有損壞，至今仍閃耀着美麗的光彩。陪同我們參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，曾經有慕名而來的法國當代旅遊者到此遊覽，對百年前的法國彩色玻璃至今在中國仍完好無損驚異不已。法國人說，在法國當地都很難找到如此完美的百年彩玻，提出要求用法國今天最好的彩色玻璃來替換這些古老玻璃，並付高價，被中方管理者婉言堅拒，可見這些彩色玻璃文物價值之高。由於風火牆很高，小洋樓在宅院之外是看不到的，只有進院入室，才能窺見其真貌。這種構造，對張石銘故居裡別具一格的西洋建築，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，使我們在今天仍能看到它當年的真實模樣。

南潯的中西合璧建築，在著名私家園林小蓮莊裡同樣存在。小蓮莊在南潯極負盛名，是典型的江南中式園林。樓宇建在一大片蓮塘之旁，夏秋蓮荷盛放時，真是一派迷人美景！雨天在此觀賞池中200年前的荷花、蓮葉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
小蓮莊築造者劉錦藻，是清朝遺老，做



■南潯懿德堂西洋樓。

作者提供

過官也經過商，家道殷實，百年前在家鄉營造小蓮莊，十分成功。小蓮莊佔地26畝，由多個樓、園、橋、亭組成，環湖而立。這裡的建築物充滿了中國園林特色，古色古香，精巧多型，互不重複。奇妙的是，湖旁一個叫東昇閣的建築，卻是明顯的西洋模樣。房子由六角形的觀景室和小洋房組成，供家裡的小姐女眷們家祀、避暑、遊玩時使用。外形極像西洋別墅，樓上有西式陽台、六角形會客廳。中間以西式門套隔開，飾幾根西式柱，窗框和玻璃都是西方格式。小姐們常在窗前觀看湖上佳景，嬉笑玩樂，所以此小洋樓又稱小姐樓。小蓮莊這部分西式建築，也使小蓮莊成為南潯鎮上中西合璧的又一道絢麗風景。

在南潯鎮河邊，有一處俗稱紅房子的建築物，與著名的南潯中學在同一條街上。這處建築是劉氏梯號，又名崇德堂，大部分是西式建築，且均用紅磚砌成，所以也叫紅房子。這處房子是南潯富豪劉鏞第三個兒子劉安的住所，南、中、北三部分，中間是中式建築，南北則是歐洲羅馬式建築，且規模巨大、富麗堂皇，除建築物均為西化外，小花園的石廊、圓頂亭和券式石柱，都是羅馬風格。房子的地磚、窗玻璃和百葉窗，全是西方特色。到此參觀後，誰都會驚嘆在清末民初，江南小鎮南潯已有如此開放的思維和創造，跟江浙一帶其他著名古鎮相比，確實更加前衛和豁達。既認真繼承保留中國傳統風格外，又積極吸收外國文化的有益營養，才造就了南潯古鎮鶴立雞群的獨特輝煌。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消失是美學？

潘國靈說：彎腰、低頭，是拾荒者的慣常姿勢，如此的佝僂、屈曲地在廢物中尋找寶藏。把紙皮箱摺疊好，盛在木頭車上。

潘國靈說：八十年代升上初中時，微波爐還不是家居廚房常備設施。第一次見識微波爐的威力，是在吃lunch時，幾個同學在便利店買來幾盒微波爐食品，按照包裝上面標示的不同熱度數字，即時「叮熱」進食。

潘國靈說：有唐樓，便有樓梯的故事。在唐樓樓梯，你有時可以看到白鴿的影子，有時可以看到塗鴉的美術。商用兩住的唐樓，樓梯又成了樓上舖「據為己用」的廣告牆。最有特色的當然是二樓書店。此外，樓梯位置也曾是舊式瓷相的「展覽場」，照相館就在閣樓處。樓梯的故事，其實，已靜悄悄作結。

潘國靈以上的說話，出自他一本書：《消失物誌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七年）。書名是「消失」，但內中不少的「物」於今還存還有。那些推着木頭車，上載紙皮垃圾，佝僂着腰的阿公阿婆，在熱鬧的街道上，竭力推着的畫面，我們不



■這書名，對比內容，總覺有歧義。作者提供

時還可看到。

至於「叮食」，在我工作的寶馬山上，一到吃飯時間，那家便利店就有不少穿着校服的青春頭顱在輪候，「叮」個不休。

唐樓的樓梯，我於今還常上上落落，無他，光顧樓上的書店也。最印象深刻的是，年前，劉以鬯在世時，在銅鑼灣便見他走上一座唐樓的樓梯，慢步而上。那裡有三樓，有家書店，而那書店，於今還在。

當初看到潘國靈這書，翻一翻，看一看，就有「有冇搞錯」的感覺，其後，看了他的〈自序〉，才有點恍然，他承認「書中的『消失』有不同的歧義」，他自我圓說：「平安小姐重臨工展會，荔園以綵燈之姿重現於維園元宵，儘管已非物事原身，但也會勾起一點什麼。」又說：「書中提到的竹棚，在城中隨處可見，表明看來未必能歸入『消失』之列，但想想背後的工藝傳授，早由昔日的師徒制改為專業化的考牌制，物事表面仍在，但箇中一些精神卻消失了。」

如此辯說，我頗不以為然。「消失」的語意就是「消失」，哪有這麼多的辯說。雖有「起死回生」的，但已不是以前的事物了，舊的已「消失」掉了。

潘國靈說：老鼠箱曾是城中的必備配件。那個年代，老鼠在尋常百姓家中自出自入，慘被殲滅，屍體處理是一回棘手的事，火燒或水淹之後，政府給你一個安排；棄屍於老鼠箱中。

記得我小時，街上的電燈柱便掛有老鼠箱。但今已消失了。這才是確實的消失。又如他筆下的九龍城寨、調景嶺、大鵬村，確確實實的「壽終正寢」了。我童時所住的高士打道唐樓，也消失了。旁邊的舊警署還在。

物換星移，滄海桑田，世間萬物，舊的消失了，新的誕生，新的發明；而人心，也會變的；歷史也會重複的，但卻非以往的歷史了。消失就是消失，為何要美化為「美學」？

粵語講呢啲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開火鑊・糴米・走走趯趯・走路、趯路、趯更・趯走



如果有人叫某對夫婦做「模範夫妻」，這可有两个含義，其一是個褒詞；其二是取其諧音「無飯夫妻」——天天在外用膳，並沒在家做飯的習慣。就後者的含義，舊時廣東人會說：

唔「開火鑊」／（或寫成唔「開火轉」）

不說不知，上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，升斗市民包括筆者一家人，大多租住「板間房」（近年叫「劏房」），「包租婆／包租公」（業主）與租客協商租務時必會有以下相類的提問：

會唔會「開火鑊」㗎？

如說不，出租機會較大，因人多燒飯易生火燭。

筆者小時候對「開火鑊」有如下理解：

「開」指開飯；「火」指燒飯；「鑊」就不得而知。書面語中，「炊爨」解作燒火煮飯。「鑊」原來是「鑿」；「炊」用火，「火鑿」猶如「炊鑿」；「開」指進行某種行動；「鑿」文讀「寸」，白讀「鑊」，無怪有所謂「開鑊／開火鑿」了。

在未冇超市之前，人們如有需要「開火鑿」，就會到米舖「買米」，廣東人會叫這個行為做「箇米」。「箇」dek6〕是一種樂器，相信大家都認同這是個「借字」，那「本字」是什麼呢？近年，不少人吹噓粵語歷史的悠久性，理據不離當中包含不少「古字」（多為超多筆劃），而這亦是很多時予人「有音無字」的成因，筆者對此有很大程度的保留。話雖如

此，今期提及的幾個詞彙就是那些筆劃頗多的冷僻字，但要認清的是該些用字的「音」和「義」是完全符合語境的。

「糴」，讀「箇」，買進糧食、穀物的意思。「糴米」指買米，「箇米」中的「箇」的「本字」就是「糴」。從此字的結構，邊旁的「朥」由「入」和「米」組成，讓我們不難地把字記着了。有「入」必有「出」；與「糴」相對的是「糶」，讀「跳」。「糶出」指賣出糧食；「糶米」指賣米。

以下是香港電影《半斤八兩（1976）》的主題曲「半斤八兩」中首段的兩句歌詞：

我地呢班打工仔，通街「走糶」直頭係壞腸胃……

當中的「走糶」（「糶」讀「箇6-3/dek3」）有「四處走動」的意思，含「奔波」的意味或用形容那些負責瑣碎事務的人，相當於「走走糶糶」。

就「走糶」這個具「跑腿」、「打雜」含義的用詞，其寫法不離三款：走箇；走糶；走趯。如已透徹掌握上面的論述，筆者相信讀者已能在第一時間把「走箇」和「走糶」剔除。其實，坊間不少「粵語專家」都認定了「趯」才是「本字」，原因是該字有「跳躍」的意思，因而可引申為「奔走」。從「趯」引申至「走」，筆者認為此說法頗為牽強，所持理據如下：

一般人忽略了「趯」還有「踢」的意思。「踢」也指剔除、排除，所以也有「驅趯」的意思，於是引中出「驅」（快跑）和「趕」（趕走）這兩個意思了。觀此，以「趯」為「本字」是恰當的，不過其理據並不是如那些「粵語專家」所言。

示例1：

我哋呢間公司都成十年，好多同期入嚟嘅同事都「紮咗」（升職），而我仲係做埋嘅「走走趯趯」嘅嘢！

示例2：

阿仔，入到「警察學堂」要「醒醒定定」（遵守紀律及提高警覺），咪畀人「踢／趕」出嚟咁「瘀」（羞家）！

示例3：

媽媽，咁嘅衰老公唔使佢嘅！正所謂「有眼屎乾淨盲」（眼不見，心不煩），「趕走佢／趕佢走」喇！

書面語中的「跑路」有逃走、逃亡的意思；廣東人會叫「走路」，「路」則讀成「佬／lou2」，怪不得有那麼多人寫成「走佬」了。要「走路」的人，多是迫不得已，原因可能是避債或者避仇家；也有可能是罪犯為了避開警方的通緝；亦有可能是妻子與人私奔。

示例4：

老陳：老李，你覺得乜嘢係「男人最痛」呢？

老李：人又老，錢又冇，老婆又跟入「走路」！

由於「趯」有「走」的意思，有人會把「走路」說成「趯路」。除了「趯路」，有人會說「趯更」，當中的「更」讀「耕」。據筆者的理解，此詞與古代報時的「打更」無關，「更（gaang1）」是從「崗（gong1）」音變而成；「趯崗」就是指逃離崗位，引申為「開小差」或「趯路」。

示例5：

得罪咗呢個「大佬」，「走路／趯路／趯更」都唔掂㗎！

詩語背後

■江 鄰

四餘之樂

蘇東坡有詩云：「醉飽高眠真事業，此生有味在三餘。」詩人把國計民生、經天緯地放在一邊，視酒足飯飽、酣然入夢為真事業，顯然是一種調侃之語。儒生向來以「修齊治平」為追求，這種話要麼是懷才不遇時的自嘲，要麼是言不由衷。但詩中樂三餘、讀閒書的雅趣，想必是真的。

所謂三餘，即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。這是三國時有「儒宗」之稱的董遇講的，意思是叫人珍惜光陰，利用一切空餘時間來讀書。

我借題發揮，在三餘之外加上一餘：詩文者公務之餘。享受這四餘之樂，是我駐港期間的難得體驗，再加上一段有趣的故事，倒也不辜負「此生有味」四個字。

寫詩作文，很多人都有這個愛好。但要有所積累，還需某種契機。記得是2008年中秋夜，幾個同事相約，在赤柱海天徑一朋友處飲酒賞月。海霧蒼茫，朗月半掩，山風習習，喚起了大家的興致。忘了是誰起的頭，大夥兒飲酒行令，吟詩作對，一時間好不熱鬧。不知不覺午夜已過，大家意猶未盡，相約今後把詩情文意記錄下來，相互唱和。以此為由頭，成就了隨後一段頗有意思的日子。

最常見的情況是隨機唱和。某個人有感而發，寫了首詩或填了個詞，用手機或電郵發給大家，感興趣的就會和上一首，或者發表幾句評論。寫者隨興而作，讀者會心一笑。雖然寫作是非常私人的人事，但唱和之間，時有高山流水之意，靈犀一閃，回味無窮。

另一種形式是圍繞某個主題創作。印象比較深的有那麼三四次。一次是到長洲島品酒聯詩，吟詠滄桑伶仃洋。一次是有出人差北京和武漢，正逢全年月亮最圓最大的日子，相約北京、武漢、香港三地賞月，描寫各地月色。一次是看電影《畫皮》，分頭寫自己的感想。還有一次是紀念海天經聚會。這就產生了一批

風格各異的主題作品，有寫詩填詞，有散文隨筆，有做長短句，或詠諧，或嚴肅，或淡然，引發諸多真性情、真智慧，妙趣橫生。

還有一種比較有意思的遊戲，是作藏頭詩。這個就更隨意了，任取一個場景或一句話，以之為藏頭，聯詩應和。這樣的詩自然是不講平仄的，也不追求微言大義。越是刁鑽古怪，越有意外之樂。

在一次聚會上有人笑談，現在誇女孩子，絕不能誇她善良。最好是說漂亮，不然說有風度，再不然說氣質好，最不濟也要說她有才華。只有當這些詞都實在說不出口時，才誇她善良，說善良等於就是罵她了。於是，大家以「絕不善良」作藏頭，做了多首趣作。我有一首是這樣寫的，既合藏頭的要求，又含當場三位女士的名字：

絕色從來招天妒	以海天為起點
不論美珂還靈玉	心路能不遶閨嗎
善哉一泓深秋水	以明月作犧牲
良辰何必歎朝露	靈魂能不達達嗎
	登高臨水
	無意喚醒詩情
	三地共約
	有心採擷雅興
	人生百年堪憶處
	三五知已談笑間
	生活這把琴
	各撥各的弦

另有一次在東莞聚會，時逢深秋。晚宴很盡興，酒酣耳熱之際，人人面若桃花。有人提議，現在不是桃花盛開的季節，何妨參照反季蔬菜之意，以「反季桃花」作藏頭詩。我隨即成了兩首，其中一首獲得認可：

更有趣的是以人名作藏頭，由於一些姓氏很難組詞，聯詩的難度大大增加。正因其難，而樂此不疲，一旦做成，別有妙趣，頗似李清照「險韻詩成，扶頭酒醒」的快感。這類詩挺多，但涉及人名，就不便引用了。

繁忙的工作之餘，這種唱和是很有意思的。古人說，詩言志。流沙河認為，詩言志的「志」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「志向」或

「願望」，而是「記錄」，相當於地方志的「志」。他在晚年甚至把《詩經》裡的每一首詩都做了現場復原。我沒讀過流沙河這部著作，但對他的觀點很是認同。至少我們這種唱和，往往都是有事件背景的。

把日常有趣的事件特別是其間的感悟記錄下來，娛己娛人。意趣相投者相互切磋，遣詞造句，推敲琢磨，性情為之陶冶，智慧為之凝練，乃至憂樂與共，拓展了一塊新的交往空間。一些工作的壓力、生活的單調和人際的煩惱，無意中得到化解，心地變得清淨。

大家深以為然，樂在其中而不覺時光飛逝。2008年轉眼就過去了。新年將至，我們中一位積極分子倡議，以紀念海天經聚會為題，把自己對流年的感悟寫下來。大家都寫了，我作的是一首自由體的小詩：

為我們這個小群組命名的事，
也被提了出來。有說「海天詩社」的，有說「明月俱樂部」的，有說「香江學會」的。但出於種種考慮，命名的事終究沒有做。
誰曾想，這份雅聚之緣卻不意間開始淡了。從2009年4月起，陸續有人調離香港。十年時間匆匆過去，香江兩岸，就剩我孑然一身了。昔日文友，天各一方。聯繫倒是沒有斷，偶爾也有詩文往來，不過再也形不成唱和之勢。
思及昔日點點滴滴，每每感懷不已。